



本刊三十四

夫人在漢購糧食的消息，被俞氏專機來漢大興問罪之師。我們秘書長見了「京官」...

第一、孫秘書長身為漢口市政府的幕僚長，對外發表談話，自然應該負責。...

# 論孫際且 違法貪污

類似新聞檢查的嚴格辦法。孫秘書長滿以為這樣對付所「屬」...

第四、就是這一次監院發表的一項糾舉案。由官方的通訊社所報導的，而且經過兩...

最後，記者有一點感想：我們的政府已面對考驗。最近接二連三地發生重大貪污案都...

# 從歷史看士大夫階級

杜 菲

劉邦看到秦皇出宮的威儀，很感慨地說：「大丈夫當如斯矣！」項羽覺得皇權可愛，也很感慨地說：「可取而代之」。我們姑不論其兩人的出身是流氓或者魯漢，姑不論其成功失敗有無時代背景，可是統治實權，在歷史上是為野心家所爭奪的，談政治不能離開權力，也許原因就在這裏。奪得統治實權，固然要有一批奪取的工具和力量，延續統治實權也還要有實際的策略與人才，「創業是難，守成還是不易」啊！所謂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是參與奪取統治實權的謀士，也是依人作嫁，設法延續統治實權的奴才。每當朝代更迭，治亂存亡的時候，那些士大夫階級，有的為喪失主人而悲哀和消極，有的投身作幕，另尋主人。在政治權力轉讓的戲劇中，雖然他們演的是配角，無論誰勝誰敗，然而他們對維護統治實權，希望保持自己的利益，或者爭取統治實權，希望找到出路的態度，始終是一貫的，至於出身寒門的「寒士」，因其階級意識不同有無進取或者革命的精神，自然又當別論了。

士的來源，照孔子答子貢的說法，是「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大夫的來源，照左傳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由此我們知道最早的士大夫階級，就是封建社會「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以「登庸」權政為目的的統治階級，演進到後來，士大夫階級的界說，固無一定，可是士大夫本身，始終不是統治階級的幫閑，那是決無問題的。後來士大夫階級，除了研究學問文章，以作學而優。則仕的資本之外，如果官海浮沈，仕途失意，始終不離從事遊說或者研究文學，所謂遊說之士，文學之士，即是這個意思。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與仕是很難分開的，孔子，孟子……韓愈甚至蘇東坡等人，是當時的仕，何嘗不是文學之士的文人，這些歷史上的文人，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建立，文物典章制度的確定，不無功勞，可是他們的思想，傳到現在，對於中國革命，確定發生很大的阻力，現在的士大夫階級，承受過去思想的遺毒還是很深的。

對於中國革命，大致說來，發生好的影響較少，為什麼呢？士大夫與革命的智識份子是有不同的，所謂智識份子，因其出身的階級意識不同，有時能夠革命，至於今天的士大夫階級，固然也是智識份子，因其接受傳統的遺毒，就是官僚政客的別名，出身都是貴族子弟，就不見得能夠革命，這與中國歷史中壞的傳統關係，特別密切的。

歷史上中國的統治階級，到了政權無法行使的時候，常用兩種方法延緩殘酷集權統治，士大夫階級，為了保持他的階級身份，常為統治者說法說教，想出延續統治實權的辦法，這辦法大概分為兩種，一種是教化，一種是刑罰，每當時代混亂，社會內部發生矛盾的時候，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利害關係加深，對立的形態更加尖銳，那兩種辦法的實施，愈是顯得殘酷與無恥，教化與刑罰並重，首先在中國歷史上提倡的當然是孔子，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周末封建制度崩潰，無法收拾殘局的時代，而我們這位士大夫出身的孔子，首先倡導士大夫政治。他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他的德禮，都是由教化着手，即先用教化手段，麻醉被統治者的反抗意識，至於刑的實施，則為最後一另，如果教化不能夠發生作用，那就採用嚴刑峻法的殘酷統治，以濟教化之窮，固然他雖提倡「有教無類」的寬大主張，可是他的教是為統治階級說法，維持春秋時代殘破腐化不堪的統治權，防止臣殺其君，安定不可安定的動盪局面，以求達到統一，無如當時客觀的情勢，使他的麻醉教化，無法收到實效，導王攘夷的主張，不能如願以償，周朝的統治實權，還是被各封主集團推翻了，孔子當時自然是失意，可是他的學說流傳後，歷代帝王奉為寶典，自必又是他的幸運了。

孔子的主張，影響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關係很大，中國歷史上很少其正的平民教育家，（我們固然不必苛求，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中能平民教育家出現）後人一談教化，就想起那位所謂「有教無類」的孔子，而孔子的教法與其思想，又是根本與多數被統治者的利益脫節，



# 扶日與攤牌

· 程省三 ·

## 聽了胡適先生的講辭以後

十月六日，胡適先生和李濟先生，應漢口市政府之邀，在漢口新記大舞台公開的學術演講。那天，聽眾之多，情緒之熱烈，在武漢可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然，這兩位博士先生——尤其是胡適先生——名聞中外，聽眾能有這「幸福」聽他們一席話，無不有「聽了十年書」之感。盛況之空前，自屬意料中事，可惜的是：胡先生演講時關於「扶日」與「攤牌」，不但與他的主題「國際形勢的觀察」，毫不相涉，甚至一切理論，都架空在無法立足的雲霧裏；而且，自始至終，胡先生已把自己的「學者」身份丟開，純以外交官的語氣，和談諧的口吻，發表了那一篇影響三千多人的認識的講辭；使聽者聆教以後，不得不引為天大的一件憾事！

在那次講演中，胡先生曾不厭一次的說明他是「和平主義」者，同時，跟據他平日的言論，他又自認是中國唯一的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可是，我們從他這篇講辭的內容與意識上細加推敲，我們會發現這標題榜的「和平主義」與「自由主義」，僅僅是一件漂亮的「外衣」，當我們剝開了他這一件「外衣」之後，我們就可看出：胡先生並不是什麼「和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學者，他是一個外交官！是一個與現實妥協的應聲蟲！是一個甘願違背自己良心故弄玄虛的無聊的「說客」！

一：他真是一個千萬萬確名符其實的「過河卒子」！

這里，我們不妨跟據他的講辭，作一分析與討論：

在他這篇講辭中，除了一度惋惜日德意三國的敗北之外，其餘的重心，很顯然的分為下列兩點：一、反扶日是錯誤的；而且現在的英國，並沒有扶日，二、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可能避免的。只要國際間的態度，都能明朗化，換句話，大家都能誠懇地「攤牌」，則一切戰爭，都可避免。現在，筆者就根據這兩點，向胡先生再請一教，並且借此就正於讀者：

關於第一點，胡先生首先強調日本戰後的慘苦，接着便更進一步說明：「給日本人吃一碗『和平』的飯，我們是不應該反對的。」

他談諧而輕鬆的語氣中，充份顯示着：我們不但應該「反美扶日」而且應該積極的替日本人謀出路！使日本的平時工業，迅速恢復，而且毫無止境的幫助他們的生產！加速他們的復興！什麼理由呢？一句話：「我們要給日本人吃一口『和平』的飯！」在胡先生這一段講辭裏，他曾引證李濟先生所說的一段話，以及張羣先生訪日歸來後的一篇報導，證明他的看法是「萬無一失」的；並且還說：「在去年八月中，他曾有一篇文章，闡述反美扶日的錯誤，結果引起了國內許多人士的攻擊和諷刺，最近不久之前，連目前美國正面的勁敵蘇聯，也都以正式命令，叫他們的駐美使節，向美國當局表明：日本的平時工業，應該無限制的使它復興，這更充份地證明了他的看法，始終沒有錯！並且也始終沒有其他的成見……」（都是大意）此外，胡先生根據張羣先生的報導，將一部份數字，重行宣講了一遍，說日本的軍港，共有六個，其中有一兩個已徹底燬平，餘下的都在英美盟軍使用中，將來盟軍撤退時，當然仍舊要燬平了再走路的；又說到日本的海上保安艦和警察，一共好多好多，現在却只有好多了（恕我忘記了這些「確數」）……這些「如此如此」，都說明了日本並沒有給任何人「扶持」！即使有些地方似乎像「扶持」，也是為了要給日本人吃一碗「和平」的飯！

我們聽了這一席「動聽」的講辭後，如果閉起眼睛裝作啞，對戰後的一切事實，統統裝一個瞎子，那麼，我們的確會相信胡先生的話，句句是真，語語是實！可惜的是，我們太不幸了！生在這個時代裏，不但自己不能裝作啞，甚至還慢頭慢腦地痛恨着別人裝作啞！尤其是對於一般應該有卓見有認識，而且也有過光榮的聲譽的學者先生們一旦竟也裝作啞時，心裏不但痛恨，並且更感到是文化界的恥辱！士大夫的悲哀！心裏怎麼想，口裏就不得不怎麼說，筆下更不得不怎麼寫了！所以，這裏筆者先要問胡先生發問：儘管胡先生曾

碗「和平」的飯——這一句話，出之於美國人的口，出之於「聯大」的口，或者是出之於英法任何一個盟國人的口，都不是為奇，且是出於五四時代曾顯赫一時的胡先生的口，是出之於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現在仍立身於內戰烽火中的中國，照看到中國人民遭此大難，又給內戰搞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胡博士的口，請問：在中國人連一碗「和平」的飯都吃不到口的現狀下，又都來這「和平」的飯到日本？中國人配嗎？給條件嗎？給資格嗎？照胡，什麼主義，什麼黨派，都離不了人民；目前的中國人民，什麼都不管，唯一的請求，只是和平與安定！我們這位名噪一時的博士學者，對這「和平」一不提，嘴巴裏雖然滿口都是「和平」與「自由」，實際上却隨時隨地，利用機會，鼓勵人民，走向相反的方向，鼓勵人民妥協，錯誤的政策。鼓勵人民忘掉自己連一碗「和平」的飯都吃不到的現實，而去對胡「給三年前的敵人吃一碗「和平」的飯。……我……我……我……胡先生記不記得自己仍是一個中國人？記不記得五卅時代自己曾做過一些什麼事？如果胡先生記得自己仍是中國人，記得自己曾做過一段光榮的史頁，那麼，今日竟出了這一段前後對人的話，將來又怎樣能夠收得回去？一家人家，給兇殘的隣居把一切家產都搶光了，當隣居被打退後，自己發覺無能無力，而長輩們仍要鼓勵子弟去幫助隣居謀復興，鼓勵子弟去下獸性自己家裏的家私到隣居的工作，去幫打擊我們的隣居設法謀取家私和爐灶，這與長輩，究竟是居居心？叫人怎不懷疑？況且，日本在八年戰爭中，除了長崎而外，都沒有遭到劇烈的破壞，而我們中國呢？八年來却是及於神州，幾千里，中國人民遭受了勞隣這樣一次反古未有同等的慘劫，而胡先生卻要鼓勵中國人民去慘劫的教訓，胡先生放不下的心的「成兒」，這胡先生幫助我們的芳隣復興，胡先生於心何忍啊！

其次，說到日本的軍港和武力，胡先生一再說：沒有必要設法的軍港，現在都由英美盟軍在利用。一國的軍港，從對外開放，到對內防工事，盟軍管制日本，是對日本內部一切，加以控制，但不必要使用日本的軍港！如果說：由於英美盟軍對日本實行封鎖，不許日本有些建築，以備將來萬一與美國武裝衝突時用作武裝的基地，這事實上雖然的確是這樣的主因，而於胡先生的「和平」主義，卻有了矛盾與衝突！胡先生不是勸中國人忘記五卅事件嗎？胡先生放棄成見，贊助復興日本，以示中國人的「平誠」嗎？胡先生對於美蘇之間，忽又同情美國的保留日本軍港，而不主張對日本實行封鎖

共同宣言，這宣言據說且鼓勵美國明白表示「和平」的誠意呢？我們不敢斷言蘇聯是沒有「侵略」的野心，不過，以胡先生鼓勵中國人贊助扶日的一點而論，至少也有同樣的理由，也應該鼓勵美國人向蘇聯表示和平誠意的真誠，更何況蘇聯擁護日本的軍需工業，是盟國間一面再再而三的共同決定？至於日本其他的武力，在麥帥一手管制下，中國和其他盟國，誰又能担保這些潛在的實力，不會於一旦一夕之間，就從他們的懷中，和平是需要的各方的誠意來實現的，如果蘇聯負責管轄日本，對於日本的軍需與武力也都採取這樣的政策，我們當然也會反對的；尤其是反對中國，受日本之害最深，距日本也最近，我們的抗議，在橫的方面，可說是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在縱的方面，可說是基於近百年來的慘痛歷史教訓！假使一旦日本人對中國的「和平」意志缺乏誠意，而美國又無力對中國作直接或間接的援助，到那時，直接受害，又不是中國嗎？如果說：美國既負責管轄日本，當日本對華有所行動時，美國決不會讓日本為所欲為的，這話聽來似乎合情合理，但，以中國目前的情勢而論，這一點却大有考慮之處！因為，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美對蘇已勢不兩立，可是中國境內的剿共戰爭，打了兩三年，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行動，究竟有了些什麼實際的成就？蘇聯與美國之間，還算是「進敵人」，結果美國尚且願意以兩個錢扶持日本，不願以一個錢來援華，一旦日本對華有所行動，美國礙於他的龍兒——日本，又會有什麼有效的援助給予中國呢？可是，胡先生在那一段演講裏，處處避重就輕，逃避了現實，處處把中國人應該顧慮的，都撇開不談，而且處處在為美國人的錯誤管理辯護，掩飾，好像他不是一个中國人！好像他不是吃了十七年的洋麵包，而且他從小就吃了「洋奶」長大的！這怎麼不是我們中國文化教育界的一件天大的憾事呢？

其次，關於胡先生的第二個重點，國際間的明朗化可以避免戰爭，這話，我對這「意見」也不敢領教，胡先生說：國際間所以能引起戰爭，都是由於國際間的不明朗化，換句話，就是不肯攤牌，因此，一件小事，一箇小衝突，結果是弄得不可收拾，演變成大規模的屠殺，他在演講中，說其會以三十分鐘以上的時間，列舉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有越南與英法兩國國家間態度不明朗所致，這里，我們且看胡先生的先例子題：第一，大戰中，由於美國態度不明朗化，德國才敢於放火，而向法法，直到德艦擊沉了美國的軍艦，美國才參戰了，才造成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同樣的道理：首先是英國態度



# 深秋看市場

少岑

第一個相信會有黑市的，是官家不是老百姓，只禁載黑市消息，不說在根本上便沒有黑市，無形中便好似默認了黑市的存在。在金圓券剛發行的時候，市面是確乎是沒有黑市，僅只這一團不准談黑市的消息，來給予人以幾分的懷疑；這懷疑是天經地義的，假如根本沒有，有何可載！又何須乎禁！過分的防微杜漸，反而是多滋疑慮，先就有損於堅定的自信心。

於是乎，還有些人，或者是為了邀功，或者是為了洩忿，多在這一片禁黑市的消息上來推波逐瀾，越弄越得瀾風雨。在他們自己，也許自以為是在為撲滅黑市出力，卻不料像這樣的捕風捉影，是徒予市場心理以刺激，投幾份子以機會，實際上且為助長黑市的功魁。事情是再明白不過了，打擊是只低落在黑市上面，愈批得遠，愈是無益而有損。

同樣的不智之舉，也曾表現在當務處理貨價的情形上面。緊接着金元券發行後的幾天之內，香煙便發生了搶風。其實，香煙並非是什麼必需品，讓它漲價也好，缺貨也好，對於民生並沒有多大的關係；結果弄得家家關門，罷起看守候配售的長蛇陣，就連不吃香煙的人也感到威脅了。看到了那一團同樣光景，我便就心油鹽柴米也會碰到這一團同樣的情形，到今日果然是不幸而言中了！拿香煙這樣貨色來開端，是太不划算的一件事。

配售香煙的情狀是非常可笑的，有些香煙舖，只留下一個窗口，買煙的人，把錢湊好了數目，從窗裏遞進去，賣煙的一手接，一手將

買煙的手攔住，然後將煙放在那隻手裏面；這樣大概是為怕的錯給了旁人。本來男女接受不親難說是舊禮教，到今日總歸有些力量；即在新的社交場合之中，也還有一定的禮貌，男女握手，必得雙方先伸出來。只是臨到這樣一點小便宜，便什麼都顧不得了。於此正可見得現實經濟的糾紛，是衝破任何社會的約束力量。除是極強硬的約束力量，不足以發生制約的作用，勉強勒住，便難免不犯着「川壑則填，傷人實多」的危險。

物價原不是一句地上漲，總有個一起一落，或開歇的時期；而每逢經濟措施上有所更張的時候，投機份子便始而看看風色，伺機待動，繼而乘機抓進，相繼操縱，表面上看來是風平浪靜，骨子裏是早已有着醞釀。誤認這一番平靜為成功的自我陶醉，徒只因循誤事；結果是一發不可復收。

在金圓券發行後的第一個月中，情形總算是相當的良好，統一市面銀元客絕跡了，再加上唐粉粉歸門，反響得是分外冷靜。接着配售香煙的實行，又起了一度騷動；待到平復香煙配完之後，又恢復了舊態。

收兌金銀，更有着意想不到的波瀾，兌換金子的人，真像兌換的手續太慢，巴不得馬上便兌換到手。限期屆滿的那一天，兌換銀元的更多，從那一個月的情形看來，可以說，老百姓對金圓券的信心是十分堅定的，問題只在於如何來維持這一信心。

最近這幾天，市面上又騷動了，搶風在那最嚴密的京地地區吹了開來，大家都拚命也

也不開這貨物的資地何者，只要有貨便買。搶購的心理是相當微妙的，未必都知道那一件東西買了合算，只揀大家都搶購的方向去搶，假如有一件極不合算的貨色，找幾個人來門口搶購一下，那購買列也一定會越擺越長，越搶越來得熱鬧。這就是說：搶購的主要原因，不在於需要迫切，也不在於物資缺乏，只是為了不願意存錢在手而已！此時惟有令大家都相信通貨再不會膨脹，物價再不會漲，才能過得任漲風。譬如在上月中，兌換金子的，一等便是幾天，結果還是要去兌；很顯然是為了這幾天的就攔，在幣值上很少有短值的損失。又為貨物以後能漲起來，或者漲得太少，不夠彌補貨物在進出之間的損失，搶購時也不能不購一下，既然買著來自己無用，要看攔些時去買，是不是真划算得來。

現在這情形，真有些兒瘋狂，不說限價限不住，連讓價也讓不住了。例如米，原先凍結到三道錢二十二元，據說是恰逢看高盤，以後還自動地跌到二十元；也可見得商並不一定好，有便宜是比官價還要低一點發賣。現在兩升一賣，五升一賣，限價被突破了，當作二十八元，米質實質上是降了幾級，仍然不肯多賣。黑市不黑了，大街上擺着極壞的米，說是只能漲幾，索價三十元；但人吃什麼呢？在一個數波的傳說之下，價格高的是駭人聽聞，不過，也只能見說，未必便能買得到好多；人口多的人家，眼看便無以為炊。

在搶風之下，膠鞋的銷市也轉旺了，關着的舖門，掛着的告示牌，擺得長長的購買行列，對於市場心理，又是一番刺激。許久未進國貨商場，昨天進去一看，窗飾和貨架都空空如也，好一片凄凉景象。〔下接第六面〕

# 英國面對攷驗

戈洵

英國是第一個產業革命的國家，也是第一個提倡自由貿易的國家。同時，也是最懂得掠奪與經營殖民地的國家。於今，時代已帶走了她的繁榮，所謂不落的帝國的威風的光輝勢將一去不返。這歷史學者的玩味的名詞吧！

現在，英國面對着殖民地的澈底的解放運動。與國內生產的低落和貧窮的缺乏，以及大多數人民生活的貧困，老大帝國已經在那裏搖撼了！更由於美國資本家對全世界掠奪的野心勃勃，弄得這曾經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也不過只是華爾街獵取物的對象之一而已。所以，被戰爭氛圍籠罩着的今天，我們環顧目前英國所處的實際情形，確有甚重大的意義。

談到英國的生產低落，資源缺乏，人民生產之所以貧困的原因；主要的：實由於工黨所執行的政策。對內來說，並不能維護工人的利益，對外來說，實行其備戰政策，並繼續以武力實行殖民地的榨取，因此，英國至今仍維持着比第一次大戰後，要多六倍的大軍，另外，還得有六十萬人，爲了這百萬大軍的供應，而從事軍事性的生產，一方面是勞力的浪費，一方面是勞力的缺乏，（礦業與紡織，）這究竟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更妙的，英國在自願不戰，唯美國是賴的情形之下，竟化去巨量金錢，支持希臘，土耳其等國的保守勢力，同時，又不惜以武力來保護埃及，巴力斯坦，希臘，伊拉克的反動政權，在這二年來，工黨政府已經爲此用去了二億八千四百萬磅，約等於赤字數目中的百分之廿七。這筆費用的支出，除了有利於資本家在海外

的利潤而外，只有徒增多數英國人民的負累！英國的執政者把巨量金錢，而用於復興生產與榮耀國民經濟上去，人民生活又怎麼不艱難？經濟情形又爲什麼不愈陷苦境？所以，通貨已經膨脹了三倍，物價也上漲不已，據幸福雜誌說：買一輛汽車，十八個月前只要五百二十磅，現在，可要七百八十磅了，又據官方的統計，脂肪的消費量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肉類與糖減少了百分之廿五，食料代用品的採用在無限的增加。三十年前，英國要供給半個世界的紡織物。而今天，她卻連自己也感缺乏了！因此，人們不得不迫用存款，就在五月十六至廿二日這一週內，提存的數目竟超過了存進款項的九十三萬磅。可是，存款用完了又將怎樣呢？

廣積着物價的上漲，英國的黑市市場佔有極大的比例。百分之六十的所得稅也隨之逃漏，以稅收來削減利潤豈不是想用來減少海水一樣的錢嗎？何況，資本家還很懂得把稅收轉加在消費者身上，這方面是利潤無窮的。增加，而靠工資生活的人，所得的待遇，依至停滯舊的水準之上這正是英格爾現狀不縮影。

英國政府而論如許的重重難關，不過不「懸崖勒馬」改變其政策，仍依附於美國，甘心作一名華爾街的幫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美援」上。可是美國在歐洲的擴張，直接破壞英帝國與殖民地自治領的聯繫，而迫使英國退居十六國之一地位，亦於起承轉合的奴才總管而不可得了。一准此，我們可以看出英

國又

國銀行保險業的願望，也不過只是空想。魯爾工業設備折遷的要求，也未嘗獲得美國的允准。一現在，她每月輸出都對着極大的困難，其中之一是其他國家的競爭，第一勁敵就是美國，而且輸出被停止付給，因爲美國獨佔資本臣克利浦斯所證實的，僅在一九四七年中，由於進口貨的高價，英國超額支付就有一億九千二百萬磅，或八億美元之多。這不都是一唯美是賴的結果嗎？所以，英國的執政者，無論怎樣一委曲求全一的希望美國，能夠賜予一條活路，可是，美國的資本家的胃是無限制的，這曾經支配與的役別個國家的英國資本集團，如今，已陷入被支配與被的境地了。而這也是更其頹的企圖維護資本家的利益，不惜降低人民的生活程度，執行反動的好戰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

更令英國執政者不安的，就是殖民地的反抗，已經走向了武裝鬥爭的階段，亞洲的馬來亞與緬甸的烽火已經燎原着，今年初，東非的金庫地方，也是因不滿英國的統治而起義過，還有南非，一向主張脫離英國自成共和國的馬台上了台，英國執政者的岌岌自危之感，難道還是偶然的嗎？再以印度來說：由於尼赫魯的妥協與對內反動政策，固然緩和了英帝國在印度統治的危機，可是這不正是時間問題嗎？事實很明顯，殖民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貝文在帝國會議的開場白，便是痛斥亞洲共產主義的威脅。不幸共產主義的威脅與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已經合了流。一「大英帝國的沒落只是一與例的例子而已。不管貝文怎樣嘶聲力竭，唐甯街如何巧計百出，難道人還會比形勢強嗎？

英國已面臨考驗，我們相信衆多的盎格魯

遜民族自有決策，眼看嚴冬將至，我們又能在英



# 法國新政府面臨的難題

(巴黎通訊)

因工資和物價問題而倒下了馬里內閣，已將法國帶到一個新的社會鬥爭的邊緣。而這種影響着法國的重建工作與馬歇爾計劃的命運。這種情勢使給予任何新成立的政府一個嚴重危機的可能性。除非這新政府能迅速解決非共黨性質的工會與共黨所領導的勞工總同盟之間所形成的協同行動所引起問題，目前的這個第四共和國將走向毀滅。

法國政局的這種遲疑不前已足以使戴高樂加強其一種觀念，認為目前國民議會的政治複雜性是做不出什末名堂來的；假使議會解散，而戴高樂所要求的新選舉又被拒絕的話，迅速的救濟工作又成爲必需的了。

在工資爭端的後面，乃是法共對馬歇爾計劃的攻擊，以此來支持其長期進行的勞工統一陣線。未來的聯合可能只是暫時的，而且或只限於工資調整的單純問題。

法共所數月來積極培養的鬥爭之信譽，乃是前內閣總理馬里內閣及前財政部長鮑爾，當其所宣佈的，農業對法國說來將是一頭等的企業，這便意味着糧食的即將上漲了。

物價中首先包括的是麵包和牛奶，這在新的一年物價規定之後一直是在上漲着的。政府提高了麥子的價格，同時爲了早期的分發而保證了一種特別的紅利，這使得麵包的價值提高到三十五法郎一公斤。目前的售價則僅爲二十三法郎一公斤。

牛奶的價值則有着特別的情況，由於牛肉的價格高出於牛奶之上很多，這已使得農民們

殺害牛羣了。

在糧食價格上漲的潮流中這兩種物品（牛奶和肉類）勢將成爲漲價的領導者。

雖然前馬里內閣，曾允許立即的救濟措施，譬如家庭津貼，和集體的勞工合同之更換，以抵銷物價的高漲，而非共黨性質的勞工領袖們却害怕着假使他們仍繼續其要求降低物價，增加工資的政策，他們將不會被人遵從了。他們認爲法共目前發動的罷工在將來會發展到非共組織裏去，而削弱了對物價降低的期待。

去年十一月，當總罷工爲法共內閣擊敗的時候，直接的結果便是勞工總同盟的分裂。它分爲兩個部份，一個保持其傳統的名字，而在本國特，富拉康領導之下，他是密切地聯繫於法共和莫斯科的。另一部份，則在萊昂·荷蒙黑的領導之下，形成一新的聯盟叫做「工人力量」而密切地依賴於法國社會黨。

另外還有一個勞工組織，較上述二種之任何一種之人數均較少，但也着相當重要性的，便是天主教勞工聯盟。在許多問題上均與「工人力量」相聯合，這一種組織在爲取得與人數衆多的共黨勞工聯盟之平衡上是頗有助力的。在萊昂·布耶和荷蒙黑的影響之下，「工人力量」保持着這樣一種社會黨的理想：即物價的上漲與工資的週期的使物價下跌。

天主教的工人支持降低物價的提議，此提議爲更前的總理徐曼和前財政長梅蓬所贊同。當

羅自強譯

時曾召集會議，各勞工聯盟均有代表參加，與政府合作來爲降低物價而工作。

後來「工人力量」宣佈它與這個會破裂，而將以政府的行爲作爲判斷。它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內降低物價。

自那時以來，各種勞工組織之會商仍繼續進行。法共立即發出了爲更高的工資而採取共同行動的號召。

「工人力量」和天主教勞工聯盟的上層份子對於法共的號召之接受採約束態度，但在地方上的份子們，三種勞工聯盟却不聲不響地形成了聯合。

鮑占恩特，他代替了荷蒙黑而爲「工人力量」的負責人，由於他之聲明不接受工資的凍結並要求更好的最低工資之確定而表明了該組織的立場。

天主教聯盟也現將好日期以便爭取一種特別的紅利，並宣佈在一定時期對工資問題採取確定的立場。

這兩個非共性質的大聯盟之間政策的分裂對「勞工聯盟」（法共領導的）說來乃是一種重要的勝利。但這還沒有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即還不能達到在法共領導之下重建統一的勞工陣線之目的。

從「工人力量」和天主教勞工聯盟失去了支持，新內閣如欲壓低工資將遭受阻礙。這樣一種的工資增加，將使預算增加，而使法國的國家經濟自治計劃遭受更多的困難。

(譯自紐約時報)



第一、最大的主權不在政府手裏，秦、葫兩島及整個遼西，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而今濟南棄守，山東半島也染上了一片赤色，渤海夾在兩個半島（遼東與山東半島）之間，遼西所能發生的效用，已大不如前了。第二、錦州在地理形勢上可以屏障幽燕，這是衆所周知的。但現在林彪入關，並不完全假道遼西。聶榮臻一直不離平古線，也就想保持一條另外入關的通路。深東、平古兩地的戰事，時緊時鬆，這說明聶部已在這兩地打下了基礎。遼西的重要性已不是半年前情景了。

遼西今天的局面既然如此，錦州棄守，並不必過分重視。守得住，固然好；可以作為反攻東北的基地，鞏固平津的前哨，守不住，在軍路上既不如昔日那麼重要，也沒有什麼大的關係。總統爲了重視遼西戰局，長期駐平，這說明中央有控制遼西走廊的決心。新軍既已開赴前線，東西兩路援軍，就要到達。整個遼西大戰的局面。

### 其次談太原之戰

相持四個月多月的太原攻防戰最近兩週以來，也轉劇烈了。徐向前，賀龍指揮四個正規旅，及一部七共，最近進攻城南三十華里的武宿機場週圍的辛營，高中；二十華里的北營，城東南西二十華里的石咀子，東西竄城，東北三十華里的風閣梁等地。連日且已攻抵城垣。

太原的攻防戰，也已達到最高潮了。

毛澤東要爲了拿下太原，早在四個月以前用了二十萬的兵力，先後攻陷了太原以南的介休，孝義，汾陽，祁縣，交城，和以北的忻縣，石嵐關，黃土寨等地，七月下旬，榆次，太谷，徐溝，又相繼失守，那時候太原異常吃緊，太原綏署副主任楊愛源一度飛京請援，總統親臨并城指示機宜，太原轉危爲安。從此一直持到兩個多月，前次共軍所使用的兵力，將近二十萬左右。由徐向前統率的計有第八、十、三十五、新四等五個縱隊，以及新一、新四、新七、新八，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由賀龍統率的計有它直屬的六個團，以及綏蒙呂梁兩個獨立旅，連同地方土共武力約有五萬人，合共二十萬人分兩路夾擊太原。一路由徐向前指揮，從六月十四日起即沿同蒲路北犯，始與國軍激戰於汾陽，孝義以東；平遙，介休以西的中間地區。周道國軍堅強的抵抗，一直相持到七月初，戰事才向北移。繼而在太谷，清源，祁縣的中間地區發生戰事相持到一週以上。七月十號左右，榆次，太谷，徐溝三角地區，才發生主力決戰。至於北路賀龍所指揮六個團以及綏蒙呂梁兩個旅於七月八日開始在忻縣以北集中。因爲晉北一部份早在共軍手裏，所以賀龍很快在十號便攻陷了石嵐關，十二號攻陷了黃土寨。二十二日榆次三角地區，國軍已轉移陣地，戰事的發展已經到了太原城西南約十五里的南堰，大小井峪及新村一帶。北路共軍的綏蒙軍新七旅，呂梁野戰軍新八旅，也已超越石嵐關，黃土寨，進抵太原西北十五華里的古城東關村。城內的公教人員學生工役均已全體武裝，編組爲兩個師，參加太原的保衛戰，太原城的攻守，在那時已經面臨最後關頭了。

共軍進攻太原竟也不惜與師動衆，使用兵力達二十萬人之多，則又加緊進攻，其目的，顯能是在控制整個華北。太原的得失，對於今後華北戰局，關係異常重大，太原守，則華北可以轉危爲安，反之華北的局面，必將益形艱鉅。平津保固固然可慮，即鄭州西安，未必可以高枕無憂。我們進一步試論這次共軍的企圖。

第一、威脅鄭汴控制西安，山西多山如呂梁，太原，太行，恒山，其主脈皆在山西境內，地勢相當高兀。自河北，河南陝西仰視，則山西縱橫其上，所以太原的形勢，自古成爲控制冀，豫，陝，的中心，成爲兵家必爭的要地，太原居太行以西，呂梁以東的汾河河谷地帶爲山西省高台地的中央，西控關中，東附幽燕，形勢險要，早成定論。現臨汾已失，倘太原被共軍攻佔，則共軍南下鄭汴或西入長安就易如反掌了。昔日李世民得天下，就是先以太原爲根據地，（世民之父李淵時爲太原留守）西入關中打下西京，奠定了唐代開國的基礎。唐末以藩鎮之禍，羣雄併起，李克用據守太原，其子李存勳得以此爲根據地，東下洛陽，繼梁之後，竊取了帝王的寶座。北宋末年，金人南下河南，也是首先攻佔太原，然後才打下洛陽，與開封的。共軍承襲故智積極圍攻太原，其用意一方面在確保臨汾與洛陽的安全，一方面也在造成對於鄭汴的威脅，並進而企圖加重長安的控制。

第二、孤立平津，掌握華北。太原是北平的外圍，對於平津，佔有居高臨下的地勢，假定太原萬一失守，則不僅平津陷於孤立，而且由太原再打北平，因爲地勢的便利，也較爲容易。明末張獻忠李自成流寇江淮之間，數次想經河南，打下北平都沒有成功。直到崇禎十七年正月，進入關中轉攻山西，二月打下太原，從此才取得進攻幽燕的戰略地位。李自成從太原北經昌平入河北，於三月底間，就打下了北平。取北平，要先拿太原，守北平要先守太原，這在歷史上是不勝枚舉的。

太原今天的情形，同一個月以前的濟南，幾乎一樣。由「孤立」而「圍困」將近半年。外國據點畫失，留下的就是一座太原孤城！

文藝欄

# 想望

吳思勤

我的想望，像太陽一樣高。  
 我的想望的像青天一樣遠。  
 我的想望，像因徒期待自由，像燕子期待春天。像泥土待雨水，像黑夜待黎明，像乞丐期待救濟，像花朵期待露水呵……！  
 我的想望呀！像五彩雲一樣燦爛，像太陽一樣強烈，像大海一樣寬闊，像宇宙一樣永恆呵！  
 我的想望是為未來而活著，不是像遊子思故鄉，或在旅店金貴的酒桌鋪上流淚想念白髮的爹娘……！  
 我的想望是為未來的嶄新世界而活著的，我也是為夢一樣溫馨而又親切的土地而活著的呀！  
 朋友！我的想望也是你的想望呵！  
 在黎明前夕，我們有太多的憤懣，太深太深的抑鬱，這滿腔的憤懣向誰訴？——我沒有向人作這樣可憐的表示，我底心馳向遙遠，遙遠，不，就在眼前，彷彿冬天隔著嫩綠的春天……！  
 我一個人，站在開黑的大野，默數着星河的銀粒，一顆，兩顆……；夜幕沉重地降落，冷風浸透了我的心，我於是想到另一個世界。我想望著：當幸福來臨的時候，春天該已陶醉了，花朵該已繁茂了，燕子該已呢喃了，泥土該已鬆軟了，大野該已綠透了，太陽該已哈哈笑了……！  
 幸福的人不是與幸福的手相稱嗎？會春風的腳步踏過綠野似的大野，每個農民洋溢著寬闊的笑，在陽光下舞動閃亮的鋤頭，為大地散播下一粒粒種子，埋藏著一片金色的希冀……！  
 「大家忙，快樂大家嘗，誰欺咱們，大家一齊把槍搶……！一聲亮的歌聲，映著布穀鳥的叫聲散落在四野……！——我底想望給我帶來如癡如狂的欣悅，不禁流出一滴狂熱的淚，我大叫起來：「誰剝奪我們的幸福，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哈哈！朋友！我的想望也是你的想望呵！

區漢粵 局理管路鉄	漢武 局信電	局商招 有股 限份 公輪 司敬	區三第 信電 局理管	區漢平 局理管路鉄
濟既 司公電水	祝 年七十之 慶 念 紀 慶 國 賀敬司公限有份股織紡一第			北三 司公埠輪
漢武 園生冠 司公品食 五七五三話電	市口漢 業布紗 會公業同	漢武 司公實國中 賀敬	市口漢 業商錢 會公業同	省北湖 局路公 賀敬